



惊悚悬念袖珍馆 III
POCKET BOOK III

【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集】

恐怖谷

The Valley of Fear

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 著 胡彧 译

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经典
随身读





惊悚悬念袖珍馆 III
POCKET BOOK III

【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集】

恐怖谷

The Valley of Fear

[英] 阿瑟·柯南道尔◎著 胡蝶◎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恐怖谷 / (英) 柯南·道尔 (Conan Doyle, A.) 著;
胡彧译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3

ISBN 978-7-5104-3774-8

I. ①恐… II. ①柯… ②胡… III. ①侦探小说-小说集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308402号

恐怖谷

作 者: [英]阿瑟·柯南道尔

译 者: 胡 彧

责任编辑: 王正斌 杜颖达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郑珊珊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 数: 110 千字 印张: 7.5

版 次: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3774-8

定 价: 1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A large, dark silhouette of Sherlock Holmes is positione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. He is wearing his iconic deerstalker hat and a smoking pipe is held in his mouth.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a faint,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magnifying glass with the words 'SHERLOCK' and 'HOLMES' written across it in a decorative font.

【目录】

伯尔斯通的悲剧

警告 / 003

福尔摩斯的论述 / 016

伯尔斯通的悲剧 / 029

黑暗 / 042

剧中人 / 059

一线光明 / 077

谜底 / 095

死酷党人

此人 / 119

身主 / 131

维尔米萨三百四十一分会 / 154

恐怖谷 / 174

最黑暗的时刻 / 187

危机 / 203

伯尔弟·爱德华的妙计 / 216

尾声 / 229

伯尔斯通的悲剧





警告

“我倒是认为……”我说。

福尔摩斯急切地说：“我应当这么做。”

我自认为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，但是，我必须承认，福尔摩斯就这样把我的话打断，着实令我有些不舒服。所以，我紧皱起眉头，严肃地向他说道：“说真的，你，福尔摩斯，你有时候的表现真是叫人下不来台啊。”

对于我的抗议，福尔摩斯并没有马上回应，而是在集中精力地思考着。他的面前放着一口未动过的早餐，他把一只手放在下巴底下，再把纸条从信封里抽出来，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纸条，随后，他轻轻拿起信封，把它高举在灯的前方，开始认真地研究起那枚信封的封口和外观。

不一会儿，他好像有了结果，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我猜这封信出自波尔洛克，尽管我从前仅仅见识过两次他的字迹，但这次我仍然可以确定，这就是他所为。在书写希腊字母时，把 ϵ 的上面写成花体，波尔洛克一贯如此。这么说来，如



果这封信真是出自波尔洛克之手，那么，他就一定有相当重要的事了，否则他才不会这么干呢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会儿，福尔摩斯先生只是在自言自语，而不是跟我谈话。可说实在的，我对这番话却相当感兴趣，这使我忘记了先前的不快。

于是，我接着问道：“你认为，这个波尔洛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亲爱的华生，关于波尔洛克，我只能这样对你解释。很显然，这并不是个真正的名字，不过只是一个符号，或者说是一个人的身份代号；但是，隐藏在这个代号背后的，却是一个复杂敏感、让人难以捉摸的人物。上次我收到他的信时，他毫无避讳地对我说起过这一点，波尔洛克不是他的真名，并狂傲地向我宣布，在这人海茫茫的城市里，绝对别想着找到他的真身。而事实上，他之所以这么狂傲，跟他自身关系不大，而是他跟这里无数的大人物交好。你这么想，野狼和雄狮，或者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——一句话，一个普通的、没什么了不起的生物跟一个穷凶极恶的怪物如果联合起来，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况且，现在看来，那头怪物也许不仅仅是凶恶，而且是阴险十足。所以说，亲爱的华生，在我眼里，他就是一头这样的野兽。对了，你听人谈起过一个叫做莫里亚蒂的教授吗？”

“是不是那个手段多端的著名罪犯，在贼党里面，他的名声就好像……”

“华生，可别说外行话。”福尔摩斯在一旁不太高兴地自言自语。

“我是在说，就好像在大众里一样默默无闻。”

“嘿！华生！有时候，你的聪明劲儿一般人还真比不上呢！”一转眼，福尔摩斯又兴奋起来，他大声地说着，“真想不到，有时候你说话还很幽默呢。亲爱的华生，这次我想我要时刻谨慎。但是，我们把莫里亚蒂称为著名罪犯，这从法律上来说并不成立，你是在公开地诋毁人家——这就是这件事情的奇妙之处！莫里亚蒂是这个世纪最大的野心家，是黑社会的首脑，是诸多恶行的幕后黑手，是可以操纵国家命运的人！是的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话说回来，公众对他却一点儿也不怀疑，他甚至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指责，他平时那谦卑的处世态度、优雅的举止是多么绅士，多么让人难以忘怀。所以说，单凭你刚才说的那几句，他就能够让你尝尝被审判的滋味，甚至法官也会同情他，让你拿一年的薪水去赔偿他的名誉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是著名畅销书《小行星力学》的作者，《小行星力学》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，连整个科学界的人士都提不出任何批评意见。如此一个莫里亚蒂教授，怎么可以随意中伤呢？满口胡言乱语的华生医生和遭到诋毁、诽谤的莫里亚蒂教授——哈哈，也许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分别的头衔！这可真不赖呢，亲爱的华生，但别忘了，除非这些小爪牙把我弄死，否则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获胜。”

“上帝保佑，希望这一天赶紧来临！”我充满热情地回应说，“呃，福尔摩斯，你一开始好像是在说波尔洛克……”



“是的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么这个叫波尔洛克的，应该是属于这个系统里面的一个环节，距离我们的终点也许不太遥远。依我看，波尔洛克这个环节可能并不那么牢固——这个你知我知就好了。或者我们这么说，这个波尔洛克也许是这个系统里最弱的一个环节。”

“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如果这个环节薄弱的话，那么全局也不见得有多坚固。”

“我亲爱的华生，你说得太对了。所以，这个波尔洛克对我们而言相当有用。在我看来，波尔洛克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良知。比如，我有时候会暗地里送给他几张英镑，在这点物质鼓励下，他时不时地会带给我一些有用的信息，说它有用，就是因为这些信息没准会帮助我们制止某些可能发生的恶行，而不是在事后去查找罪犯。我并不怀疑，假如我们手里有密码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验证一下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。”

说着，福尔摩斯把信封里面的那张纸在桌面上铺平，我站在他身后，跟他一起注视着纸上那些奇怪的文字，那张纸上的内容大概如下：

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
DOUGLAS 109 293 5 37 BIRLSTONE
26 BIRLSTONE 9 47 171

“天哪，福尔摩斯，这些乱码一样的字符都是些什么呀？”

“这再明显不过，这些符号是想用来传达秘密

信息的。”

“但我们手中并没有密码本，他给我们这封信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呢？”

“如果放在现在，几乎是没什么用处的。”

“放在现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”

“其实有很多密码，对我而言，读懂它们就像读懂每天的报纸一样简单。这些东西有益于人的智力，并且，肯定不会让人感觉厌烦。但这个可能略有不同，因为这张纸上所写的很明显指的是书里面某个页码上的某些词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本书的话，那么无论怎么努力都是白费。”

“照你这样说的话，那这张纸上为何还会出现道格拉斯(DOUGLAS)和伯尔斯通(BIRLSTONE)这两个单词呢？”

“这还不清楚，当然是因为那本书上没有这两个词了。”

“可他为什么不指出是哪本书呢？”

“我的华生啊，你生来聪明，头脑超群，这让你的朋友们都觉得十分开心；单凭着这点机智，你也不会把密码本和密码信放在一起啊。因为如果一旦信件投递错误，那事情就败露了。但如果是像现在这么做，只有当两封信都出了纰漏的时候，才会出乱子。我们的第二封信现在差不多应该到了，如果接下来的那封信里没有解释的文字，或者能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，那就出乎我的意料了。”

果然，几分钟之后，福尔摩斯的小仆人毕利走了进来，送来了我们期待的第二封信。



“笔迹是一模一样的，”福尔摩斯一边打开信封，一边说道，“而且居然签了名。”当他打开信封的时候，兴奋地接着说，“喂，华生，我们终于有了些进展。”但是，在他读完信的内容以后，又皱起眉头来。

“上帝啊，这可让人有点失望！华生，我想我们的期待要化为泡影了，但愿波尔洛克别遭遇什么不测。”

我拿过来信，看见信中这样写着：

“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，这件事我不想再继续干下去了。这实在是有点危险，他对我有些怀疑了，这我看得出来。当我写完这个通信的地址，并想把密码索引送给你时，他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。多亏我将信盖住了。要是被他看见了的话，那对我就十分不利了。可是，从他的目光里，我看出了不信任的神色，所以麻烦您把上次寄去的密码信烧毁吧，那封信现在对您没有任何帮助了。

弗莱德·波尔洛克”

福尔摩斯坐了一会儿，用手指搓弄着这封信，皱着眉头，眼睛凝视着壁炉。

“可这也许并没有什么，是他做贼心虚而已。他觉得自己是贼党中的叛逆者，所以可能从那个人的眼光里看出了一些谴责的神色。”福尔摩斯这么说道。

“我想，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。”

“没错！他们那些人，不管是谁，只要一提到‘他’，都知道那指的是谁。因为他们那些人里面只有一个发号施令的‘他’。”

“可是他又如何呢？”

“哼！这可是个大麻烦。当有一个欧洲的一等聪明人与你作对，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撑腰时，那么，一切皆有可能。不管怎么讲，我们的这位朋友——波尔洛克显然是吓糊涂了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进行对比。不难看出，信封上的字是那个人忽然来访之前写下的，所以笔迹清晰有力，而信纸上的那些字就非常潦草，以至于很难让人辨清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？干脆放下不管不就行了么。”

“他怕那样一来，我就会去刨根问底，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“也对，”我说，“当然了，”我皱着眉头，拿起原来用密码写成的那封信，仔细地看，“唉，明明知道这张纸上有个很大的秘密，但又没办法把它破译出来，这简直要把人急疯了。”

福尔摩斯推开他一口没动过的早餐，又把他默然沉思时的伴侣——烟斗给点着了。“我很奇怪！”他把身子靠在椅子上，眼睛注视着天花板，说道，“说不定是你那马基雅弗利的才智，错漏了一些东西。让我们以简单的思维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。这个人编写密码信的蓝本是一本书。我们就从这点入手吧。”



“你可要想好，我认为这是相当没把握的出发点啊。”

“那么，让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范围缩小。当我把思想集中到这点上的时候，这件事似乎就没那么难以推断了。对于这本书，我们手上有没有什么可供查清的依据？”

“感谢上帝，一点儿也没有。”

“嗯，我看也未必能糟糕到这个地步。这封密码信的一开始是一个大 534，不是吗？我们可以假设，如果 534 是密码出处的页数，那么这本书一定不薄了。哈哈，这样我们就有了一点儿进展。接下来，对于这本厚书的种类，我们有些什么别的可以依据么？比如说，信里面的第二个符号是 C2，你认为它是什么意思呢？亲爱的华生。”

“一定是在说第二章喽。”

“说不准啊，华生。我是这样认为：既然现在已经指出了页码，那再指明章数就是多此一举了。再说，如果 534 页还在第二章的话，那么，这本书的第一章就一定长得让人吃不消了。”

“也许是代表第几栏！”我喊道。

“聪明，华生。今天早晨的你，还真是才华横溢呀。如果它不是第几栏，那我可就真是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假设有一本很厚的书，每页分成两栏来排印，每一栏里又相当长，因为在这信中，有一个词的标数是 293。现在我们的推理是不是进行不下去了呢？”

“恐怕是到头了。”

“不要小看自己，我亲爱的华生。来，发挥你的聪明才智，再动脑筋想想！假如这本书是一本不太常见的书的话，我想他早就会寄给我了。现在的情况是，在他的计划受到挫败之前，我并没有收到过他寄的书，他只是想要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。至少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。这就足以证明，这本书一定是我自己可以轻易找到的。他有这样一本，所以他猜我也会有。总之，华生，我想这是一本相当普通的书。”

“你说得没错，这些推理听起来合情合理。”

“现在，我们已经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，书分成两栏排印，并且应该是一本很常见的书。”

“圣经！”我兴奋地叫道。

“很好，华生，听起来不错！但是，如果你不见怪的话，我觉得还不够好。即使我接受对我的赞扬，我也没法列举出一个莫里亚蒂党徒手边不大会有的书来。另外，《圣经》的版本实在太多了，很难想到有哪两个版本页码会都相同。所以说，这本书显然是版本统一的，他知道他书上的 534 页和我书上的 534 页肯定完全一致。”

“唉，好像符合这种条件的书不是很多啊。”

“没错，而我们的出路恰恰也就在于此。我们的查找范围又缩小到只有一个版本，并且人人又都会有的一本书了。”

“萧伯纳的著作！”

“不对，华生，这也还是有问题的。萧伯纳的



文字虽然很是简洁，但他的词汇量极其有限，如果词汇量不大，那么就很难用来传递消息。所以，我们还是把萧伯纳的著作排除吧。出于这个理由，我认为字典也不太适合。那么，还有什么书籍呢？”

“年鉴！”

“哈哈，太好了，华生！如果你这次没能猜中要害的话，那我可就大错特错了！我认为是一本年鉴！让我们来仔细想想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。这是本几乎人人都有的书，并且它足够厚，分两栏排印，虽然一开始的词汇很简练，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它快到结尾的时候就很啰唆了。”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把这本书拿了出来，“这是第534页，第二栏，我看这是很长的一栏，是在讲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。华生，请你把这些字记下来！第13个字是‘马拉塔’，我担心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，第127个字是‘政府’，虽然这个字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稍微有点离题，但至少还是有意义的。现在我们继续，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？哎呀，下一个字是‘猪鬃’。天哪，我的好华生，我们失败了！真叫人伤心！”

福尔摩斯说话时的语气虽然好像是在开玩笑一样，可他那颤动的眉毛却折射出内心的恼怒和失望。我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，盯着炉火。突然，福尔摩斯的一声叫喊打破了这长久的沉默。他奔向书柜，把另一本黄色封面的书拿了出来。

“哈哈，亲爱的华生，这次我们吃了太过时髦的亏了！”他大声叫嚷道，“咱们追求时尚，所以

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今天是1月7日，我们很及时地把这本新年鉴买到手。但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波尔洛克很可能是根据上一本旧的年鉴来拼凑出他那封信的。毋庸置疑，如果他能把那封说明信完成的话，他一定会把这一点告诉我们的。现在我们看看第534页都讲了些什么内容，哦，你看，第13个字是‘There’，这样看来就有希望了。第127个字是‘is’，两个字连起来——‘There is’（有），”福尔摩斯愈发地兴奋起来，在他数一个个字的时候，他那细长而激动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，“‘危险’，哈哈！棒极了！华生，快把它们记下来。

福尔摩斯一面破译那密码，我一面在膝上把它草草记在一张书写纸上。我不禁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些奇怪的词句。

“‘有危险即将降临’，接下来是‘道格拉斯’，连起来是——‘有危险即将降临到富绅道格拉斯身上，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，十万火急。’你瞧，华生！你觉得我这个推理和它的结果怎么样？假如鲜花店里有桂冠这种商品出售的话，我一定要搞一顶来。”

“不过，他表达意思的方法真是够古怪的啊。”我郁闷地说道。

“正相反，他干得真是妙极了，”福尔摩斯说，“事实上，当你只在一栏文字里寻找那些用来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，你的确很难找到，所以只好留下一些东西，让你的收信人依靠他的头脑去理解。很显然，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清楚，有些坏人正在跟